

学习列宁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論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
考茨基”一书的介紹

张江明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学习列宁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論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
考茨基”一书的介紹

张江明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再版說明

这本小冊子，曾用“反对修正主义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歪曲”为标题发表于“学习生活”1958年第六期（1958年2月），在出版单行本时，增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节。由于这本小冊子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派时写的，故联系当时一些右派和修正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这些思想虽然已经经过了各方面深刻的严肃的批判，并已在群众中孤立，但加以改头换面、涂脂抹粉或类似这样的思想还是存在的。修正主义的思想还没有肃清，还要经过长时间的复杂的斗争，才能彻底解决，因此，当时用以批判修正主义和右派的那些基本论点，仍有保留下来的必要。本书出版后，承韩承文同志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的时代背景”一节中关于考茨基的历史情况提出一点订正（该文登载于中国史学会河南分会主编的“史学月刊”1959年第七期）。这个意见是正确的。我已接受了他的意见，予以改正。谨在此向韩承文同志致谢。本书在再版时改名为“学习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特此说明。

作者

1960年3月25日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的 历史背景及其中心思想

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是为批判考茨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观点，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而写的。这是一部战斗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它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的时代背景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个帝国主义集团已经打得筋疲力竭，整个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大为削弱；群众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在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一环——俄国，已经为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所突破，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以一年来的活生生事实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最民主的政权，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无限的优越性；苏联的存在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世界革命运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了战后第一次世界革命高潮，德国和匈牙利相继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革命形势日益迫近，在亚洲和非洲的民族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这一切都说明，“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在许多国家中

已实际地摆在日程上了。”^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迫切要求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来指导。

考茨基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十九世纪末已开始歪曲马克思主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更进一步公开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为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的首脑，是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在1918年8月初写了一本“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所犯的基本理论错误，就是他用机会主义曲解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特别是曲解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大肆吹嘘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提倡“纯粹民主”，攻击苏维埃制度，反对无产阶级经过暴力革命来取得政权，认为通过议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考茨基的这些修正主义观点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欺骗下的一部分工人中是有影响的，尤其是他们的这些修正主义观点是配合帝国主义向工人阶级进攻，阻挡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浪潮的冲击，借以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是国际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中的代理人，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是帝国主义的理论支柱。很明显，不粉碎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反动观点，就不能保证无产阶级在正确的道路上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胜利，就不能促进世界革命的高潮，就“不能实现世界革命的目的”。

正因如此，在考茨基那本反动小册子出版后两个月，即1918年10月至11月间，列宁在遭受反革命分子暗刺而受重伤，刚刚臥病复原以后，在帝国主义正在进行武装干涉，处在极其艰苦的国内战争之下，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之中，写成

① 本书凡是沒有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了“无产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在这本书中，一方面尖銳地深刻地批判了考茨基对于无产階級专政的修正主义观点，同他展开原則性的斗争，粉碎了他的“修正”和歪曲；另一方面又总结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一年来无产階級专政的經驗，发展了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說，特别是关于无产階級专政的学說。这是一本有高度思想性战斗性的科学著作，是“国家与革命”的繼續和发展，是无产階級革命的理论武器。

“无产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的中心思想

“无产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共分八章，其中前三章是論述无产階級专政的基本原理，批判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观点；中間的三章是总结苏联无产階級专政的經驗，駁斥考茨基对苏維埃政权的誣蔑；后两章是闡述国际主义以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指出考茨基如何背叛社会主义。象一根紅綫那样貫串全书的中心思想，是关于无产階級专政的思想，这个思想发射着万丈光芒，照亮了无产階級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

列宁的这部伟大著作到今天已經有四十多年了，随着時間的推移，人类历史以更丰富的材料証实，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階級专政思想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光輝不灭的。在今天，在我們經過了反右派和反右傾机会主义之后来重讀这部战斗著作，更感到特別亲切、特別深刻，其中的許多話好象正是針對資产階級右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來說的。我們看一看修正主义的一个“始祖”如何歪曲无产階級专政，就会发现，原来我国的修正主义者、右傾机会主

义者和右派用来向我国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的是早已破了产的武器，不过稍加粉飾罢了。我們好好地讀一讀“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就会打开眼界，提高政治警觉，認清修正主义的社会联系及其虛伪手法；就会懂得列宁如何同修正主义作斗争，捍卫馬克思主义和創造性地发展馬克思主义；懂得如何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來揭露修正主义的面目，使其“遭到最彻底最可耻的破产”。因此，我們在今天來学习这部著作，具有重大意义。

无产阶级专政是馬克思主义的精华

无产阶级专政問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問題”^①。列宁指出仅仅承認阶级斗争，还不能算是馬克思主义者，“只有把承認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認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义者。”^②因为资产阶级也可以承認阶级斗争，只是不容許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容許推翻资产阶级的統治。这就是說，承認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真馬克思主义还是假馬克思主义的試金石，是共产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分界綫。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

从資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間必然有一个过渡时期，“同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3頁。

② “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9頁。

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则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长期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巴黎公社的斗争经验而得出的科学真理。这个真理已经为苏联、中国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所完全证明：是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乃是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

考茨基既然写了一本书来论无产阶级专政，人们原以为他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对这个问题有所阐述和发挥，实际上却是恰恰相反，他在那本臭名昭著的小册子里，以资产阶级的庸俗自由主义来“修改”和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散布修正主义观点。

考茨基说，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最主要的东西，只不过是马克思偶然提起的一个“词”^②，后来被布尔什维克“凑巧”地记起来，大肆宣传一番，于是引起人们注意。按照考茨基的意思，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必然的东西，而是偶然的东西，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而是一个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问题。

事实果真这样吗？不是。从1845年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已不断发表他们的见解，指出无产阶级为了达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目的，必须把国家政权拿到手里，并以这个政治权力去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和重新组织社会生活。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为（直译是提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利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1页。

② “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5页。

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到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中，並盡量迅速地增殖生產力總量。”列寧說：“在這裡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問題的一個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無產階級專政’（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後所說的那樣）的思想”^①。1850年馬克思在“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中首次使用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概念，並且說明專政的目的是為了“作必要的過渡階段，以求達到根本消滅階級差別，消滅這些差別所自出的一切生產關係，消滅一切適應於這些生產關係的社會關係，變革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觀念。”1852年馬克思在致魏德邁的信有這樣一段出色地論述無產階級專政的話：“至於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很久以前，資產階級的历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鬥爭的历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做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証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历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的過渡”。此後，從1852年至1891年這四十年間，根據巴黎公社的經驗，更加突出地闡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把它看成是馬克思主義的最主要之點，是“馬克思學說的精華”，是無產階級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必由之路。1871年馬克思從巴黎公社的鬥爭經驗的總結中指出，無產階級在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以後，不能繼續保持資產階級議會的組織形式，必須用公社的組織形式代替

① “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89頁。

它。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是由无产阶级革命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这个政治形式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在1875年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明，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在政治上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外，不能是任何别的东西。直至1891年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写“导言”并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的时候，还是一贯地极其明确地指出：“近来，社会民主主义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诸君，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①可见考茨基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马克思说过的一个词”，完全是对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歪曲，表明他妄想把马克思主义的精华阉割，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

列宁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所以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因为在资产阶级政权被推翻以后，它仍然要进行反抗，企图复辟。资产阶级总是不甘心失败，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总是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仇恨来拼命反抗，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同时，资产阶级还保持有一定的力量，它必然利用广泛的社会联系和传统势力，来影响、侵蚀小资产阶级，引诱他们离开社会主义道路，造成有利于资本主义复辟的活动。所以，在过渡时期中的主要斗争，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和社会主义势力之间的斗争。“为了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镇压敌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的规律。列宁指出：“一个阶级专政，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64页。

是革命者和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都是叛徒，都是尽力回避革命。”他們“談論无产階級专政是为了拒絕这个专政。考茨基用粗笨的捏造手段来做到这点。王德威尔得也是干这种勾当，不过手段要巧妙些。”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手段比它的“老祖宗”还要恶劣，它公开露骨地对无产階級专政加以污蔑。

請看列宁是怎样斥責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的。他說：

“作为资产階級統治机关的国家和作为无产階級統治机关的国家之間的过渡阶段，恰恰就是推翻资产階級、打碎和摧毁资产階級国家机器的革命，对于这一点，考茨基分子和王德威尔得分子是默不作声的。

“资产階級专政应由一个階級即无产階級的专政来代替，革命的各个‘过渡阶段’过去后，接着就是无产階級国家逐渐消亡的各个‘过渡阶段’，这一点，考茨基分子和王德威尔得分子已一笔勾销了。

“这也就是他們在政治上的叛徒立场。

“这也就是在理論上哲学上用折衷主义和詭辯术代替辯証法。辯証法是具体的和革命的，它把从一个階級专政向另一个階級专政的‘过渡’，与从无产階級民主国家向无国家（“国家的消亡”）的‘过渡’这两者区分开来。考茨基分子和王德威尔得分子的折衷主义和詭辯术，为了迎合资产階級，抹杀了階級斗争中一切具体的和确切的东西，提出‘过渡’这个一般概念来掩盖（现在十分之九的正式社会民主党人都借此掩盖）背弃革命的行为！”^①

列宁的这一段話不但击中了老的修正主义的要害，也把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4—305頁。

现代修正主义歪曲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赤裸裸地揭露出来。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是企图“以‘过渡阶段’去代替革命”，把由资产阶级专政转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与由无产阶级民主国家转到无国家（即国家的消亡）的过渡混淆起来。他们说什么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国家就应“消亡”，“不应该成为暴力的工具”，这是最猖狂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要无产阶级放弃最强有力的保护自己、消灭敌人的武器，让反动的资产阶级重新复辟来统治劳动人民。试问哪一个阶级的国家不是暴力的工具，哪一个国家不是镇压阶级敌人反抗的机关？在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个不属于暴力的工具的国家。就以南斯拉夫的国家来说，难道已经“消亡”，或正在“消亡”么？完全不是。它不但没有任何消亡，而是极力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完全依靠暴力的工具、庞大的军事力量建立他的反动的专政的。

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右派在整风运动期间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章伯钧曾经这样说：“我极力反对教条主义，主要是不满意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他们硬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今天看来已不正确了”，提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人民群众在长期的斗争中得到这样的一条经验：凡是反动派认为好的，对人民就是坏的；认为不满意的，对人民就是好的。人民和反动派的利益正相对立，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广大人民得到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而反动派则不能乱说乱动，不能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恶，成为被消灭、被改造的对象，他们的不满，一点也不奇怪。相反，如果反动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很满意，那倒是一个大问题了。在今天世界上，已经过时、已经不正确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

理論，因为按照这个理論建立的資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少数人富，多数人穷，广大劳动人民过着牛馬生活的极不合理的制度，必須以沒有剝削、沒有階級、全体人民都过着幸福生活的共产主义制度来代替。无产階級专政的理論，是一个科学的万古长青的理論，全世界的人民都要在这个理論的指导下走到共产主义，它正如旭日东升，以排山倒海之势奏着响彻云霄的凱歌，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事实証明，由于我国建立的是在共产党領導下的无产階級专政，我国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內，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以及其他各方面取得那么伟大的成就，使我国的面貌起了根本变化。无产階級专政是取得社会主义建設胜利和彻底消灭剝削的根本保証。目前在国际上还有帝国主义，在国内还有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对无产階級专政的取消，就意味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放弃，意味着让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重新騎在人民的头上，使广大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今天我国不仅不能取消无产階級专政，还要加以巩固。只要还有敌人，我們对敌人就要专政到底。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質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习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項对待反革命階級的統治办法，他們就不能維持政权，他們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无产階級专政是工人階級对国家实行政治领导

“考茨基用自由派手法‘修改’馬克思的专政学說”的另一个論点是：故意丑化无产階級专政，把它說成是消灭民

主，个人独裁；把专政解释为不是指的革命暴力，而是指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和平地”获得大多数；把馬克思說的是国体問題“修改”为政体問題^①。这样一来，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必要的东西，可以化为烏有了。

列宁指出，“考茨基好象瞎了眼的小狗，用鼻子东嗅西嗅”，从“字义”上来曲解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其实，专政并不消灭专政阶级的民主，只是消灭被专政阶级的民主。这在古今中外的阶级政权中都是如此的。“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維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②馬克思早就說过，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批判的武器，但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所謂武器的批判，指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无产阶级必須通过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专政，打碎它的国家机器，用新的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它。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还必须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和复辟。这是取得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根本条件。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統治，取得国家政权，和农民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实现对国家的全面的领导；镇压反动阶级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派的反抗，对他们实行专政，不准乱說乱动，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对全体劳动人民和一切有公民权的人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制度，享有最充分的民主生活；积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逐步地彻底消灭阶级，消灭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6—220頁。

② 同上，第218頁。

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必备条件是，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保证无产阶级对国家政权的绝对领导，不同任何其他阶级分享国家领导权。列宁指出：“只有当一个阶级知道它是独自夺取政权而不用什么‘全民的、普选的、全民视为神圣的’政权的空话来欺骗人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才有意义。”^①至于谈到政体，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政体问题或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国体问题，即工人阶级在国家中居于领导地位，对国家实行政治领导。考茨基“粗鲁地伪造马克思的意思”，把分明是国体说成是政体，其目的就是企图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右派也是用故意伪造事实，危言耸听，极力丑化的办法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硬说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产生“国家官僚主义”，是造成“三害”的温床，是一切错误缺点的祸根，是“党天下”的根源。这完全是恶毒的诽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是无产阶级思想；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在人民民主国家所以有“三个坏主义”存在，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是国家工作人员沾染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而造成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三个坏主义”根本对立，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政权能够象人民民主国家那样发动群众，引火烧身，坚决反对“三个坏主义”，逐步地把它彻底克服。现代修正主义也是如同老的修正主义——考茨基一样，“完全不了解资产阶级议会制与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0页。